

全華叢書

印

王忠文公集卷十八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友琴生傳

友琴生姓朱氏字原良金華人也六世祖漢上先生
震以善易名至生克紹世業篤志詩書然不屑爲章
句學而藝文之事咸精其能自三代秦漢六朝隋唐
五季金宋以迄于今凡鐘鼎敦彝鬲卣罍尊玩用服
御之器金鏤石刻繆章鳥篆楷隸之文圖畫之屬悉
能究其本末鑒其眞贗今世以好古博雅稱者深所

推服故士大夫樂與之游而善其所居室蕭然絕塵
不留他長物惟置琴其中曰古人無所尚友也雖然
古人遠矣琴者古人性情之所寓吾視之猶古人焉
耳其不足爲吾友乎因自號曰友琴生又嘗語人曰
昔歐陽子號六一居士謂一琴一壺一碁金石遺文
一千卷書一萬卷與己爲六也夫身至貴也混五物
而俱六是失己也琴至古也儕五物而各一是失物
也要之皆非也今吾獨取琴而友視之友德之義不
庶幾歟于是人咸謂生爲善取友云

論曰昔先師朱徽公有琴名雪夜賓嘗勒銘其腹以遺丞相王魯公其辭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私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至哉言乎言琴之用者無以加于是矣原良魯公里中子也以琴爲友其能服膺徽公之言者耶

喻夫人傳

喻夫人者諱德常字可貞當塗人也喻縣大姓也家素饒于貲父汝政仕嘗管財賦有五女子夫人長且賢甚愛之慎擇所宜歸者于是同里陶先生安方以

文學名乃以夫人歸焉先生風檢清邃平居惟篤志
問學著書以爲業而夫人善理家事無鉅細皆井井
有條用是先生得不以猥務瑣故嬰其心日致力于
文藝所造益深矣夫人雅不愛華飾歲時歸寧四女
弟皆適巨室服御競侈靡夫人素妝靜儀處其間意
澹如也先生旣領鄉薦親戚里黨皆來賀夫人曾不
以爲喜及下第歸夫人亦無有不悅之色或問之夫
人曰乖逢得失是有命焉奚必置欣戚其間也暨先
生居宰垣躋政路祿俸之入充足矣而夫人奉身益

廉處家益簡薄唯承祭祀延賓客則必致其豐嘗戒
家人曰夫君有儉德今幸顯融吾所以相之者敢不
愈加謹乎初夫人逮事其姑徐徐性嚴重夫人事之
備極恭巽雞鳴盥櫛畢卽詣前候起居已乃具甘旨
以進左右承順母事必得其驩心徐以夫人事之至
也每語人曰昔吾事吾舅舅謂我盡婦道臨終祝曰
新婦事我善我且死無以爲新婦報願新婦有子婦
亦如新婦善事我也舅言今其驗矣先生適他往而
姑屬疾夫人親鬻藥晝夜扶掖衣久不解帶及卒哀

毀過情而治喪無違禮暨從宦金陵請其母與俱母
辭曰吾甚戀鄉土今遠行恐以骸骨累汝也夫人謂
時亂田野非所安力請以行未幾其族殲于兵而母
獨得以天年終養生送死於禮尤無闕二子晟昱旣
授經延名師教之先生夙夜在公無休暇義方之訓
出于夫人居多夫人秉志祇柔察理明亮而閒習于
禮法閨門之內肅然有容蓋其在父母家稱賢女相
其夫稱賢婦而教子稱賢母先生自窮居以至顯達
凡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莫不知其有資于內助而夫

人之爲賢也夫人卒年四十有七賢而不壽咸嗟悼之

贊曰配偶福之原也是故君子重之孔子刪詩殷雷鷄鳴之篇與關雎葛覃竝列于國風者以其能儆戒相成勸以義也嗚呼室家能義以爲勸儆戒以相成此固配偶所爲賢家之所由昌歟以予所聞若喻夫人者蓋有之矣其羣行之懿足以輔教而導世故具著之于篇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爲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柩而歸卜宅兆于縣西之歸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嶮喪輦莫能致也仁瞻念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貲掘地爲川以通江方庀工俄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流接舟以得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旣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共稱異焉于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厯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瞻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官年七十

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
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
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勅令護其墓且遣使
祭之其文曰熹假守茲土攷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
潛德隱行之實于建昌得陳大中大夫司馬鬻從事
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誠
所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
事請于朝有旨游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爲守
聞而歎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

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
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爲守令者咸護
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綿衍至于今
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顏氏者秦人也蓋葬
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啣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卽
其地縣且名之至唐又改名義烏嘉孝行也及余得
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爲
之於邑久之因竊歎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

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信哉

蘇君小傳

蘇君名友龍字伯夔婺之金華人其先眉之眉山人也眉山蘇氏其顯自文公及其二子文忠文定始文定之長子遲以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守婺有惠政移知處州婺民告于朝乞還守婺乃復以吏部侍郎帶前職知婺州卒贈少傅葬蘭谿之紫巖鄉因家金華而子孫遂爲婺州人矣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祕閣修

撰大理卿諤大理二子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金溪
知縣鬱吏部生顯謨閣待制知撫州熙撫州生兩淮
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淮安主簿鎮金溪以吏
部次子温州通判照爲子生嘉禾縣令在嘉禾生泉
谷處士鎬處士德祐太學生也宋亡歸隱于家至元
中諸生就徵皆拜官處士獨不起以文學風誼名重
當世生六子君爲次而淮安無嗣因命君後淮安君
生十載而孤母夫人潘鞠而教之俾有成立君亦重
自奮厲積學砥行藉然有名聲乃見推擇試吏以選

得從事閩中憲府遷廣東憲府掾又掾閩中宣閩遂
由行宣政院辟江浙行中書省掾用累考及格調紹
興路蕭山縣尹又除紹興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
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遂陞朝列大夫浙行
省左右司都事君在閩廣時憲使有以廉介爲同列
所構者御史劾之章未至同列卽命君奪其印言綱
紀不可紊章未至印不可奪而憲使亦摭同列罪狀
有左驗欲逮繫之君復言持憲度而自相詆毀非所
宜憲使聽之俱賴以免連江縣有唐縣令孔幾所鑿

湖漑田五萬畝。幾又置竝湖田百畝。令民永以租入。治湖隄。歲久事廢。君白上官徵累歲逋租。治之。竝湖之田。賴以有成。又歸學田之奪于豪民者。以贍士。士論稱之。廣東宣憲二府歲科南海番禺兩縣田出錢。以給宴饗。曰分田錢。吏因侵漁無度。以爲常。民不堪。甚。君白除之。民大稱慶。朝廷歲給諸郡新鈔。而憲府監諸郡燒舊鈔。如法。舊憲使爲廣東守者。獨不爲燒。積十五年。司鈔者不得代。君奮然建議。燒之。鈔庫官率妻子羅拜。以去。汀寇逼漳州。君往督漳。爲守禦計。

吏欲籍民爲兵君曰我爲安民來奈何擾民也閱軍籍得放逸者二千使率以爲備城守旣固進兵擊之獲其首亂者他將略爲己功君不以爲言其在浙省實掌漕事江浙歲運糧三百萬石給京師而漕官悉恃勢凌州郡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則誣其糧惡不宜上供以激怒宰臣宰臣怒欲加罪本州君慨然曰吾爲掾而使上官用法失平是負掾矣白遣官驗視得實事乃解海寇作亂行省發官粟募民船載軍往捕之船未盡發而寇降遂議徵前所募粟君以船已

爲官募而官不用則責不在船戶且其旣發則食粟殆盡而復徵之是陷之罪也不若止徵船之未發者宰臣韙其言其在蕭山適歲稔發常平倉廩以賑民同列或泥常執不可君曰以官粟活民何不可者盡發賑之民得活者數萬計縣無社稷壇而風伯雨師壇前令售釋氏爲浮圖君曰吾任民社之寄此而不卹何以令爲乃度地置壇壝具准令式吏胥或執官府短長爲民害咸寘之于理訟牒有及婦女者必斥去之居二年政績大著郡府常以旁近州獄諉之讞

諸暨守奉命賜老人帛慢不親以授里胥因匿之事
覺檄君按之君究其實守得無贓罪而定罪如本條
州人有東西隣爭斫風所拔大木者州罪東隣東隣
不直詣府訟府以其事下君往其地詢之則木乃南
隣無主木也乃遂以前罪罪西隣而木入于官其他
所行事若此類甚眾會處州盜發君奉文告招撫之
既平而樞密分院治于處君留樞屬因留處者久及
遷職都司則時已不可爲因謝事而歸徜徉家林或
漫游金陵日以書史自娛情之所觸輒聲于詩不屑

事雕刻爲工也初文公歸葬于蜀文忠文定俱葬汝之邾城子孫阻遠不克時展省而娶之有蘇氏自少傅始而文忠之孫給事中嶠亦嘗守娶處士乃率族人爲祠宇合祀之且表坊門曰景蘇君念丞嘗之事久或不能繼議各割田總其歲人以爲資族人皆從之間嘗至京師將留官于朝庶幾得將指使由陝西道漢中以入蜀展謁先塋訪族人以通譜牒然後出歸峽經襄陽抵河南以拜二蘇公之墓而後歸而適時以多故志弗克遂年亦且已老矣每言及輒慨然

君歷官法當推恩父母不可得尤以爲憾誓不辱其
先因自號曰粟齋言謹且畏以自志也君今年七十
有二康健如五六十歲人生六子其第三子伯衡至
正癸卯鄉進士有文學最知名

左史王禕曰蘇氏之所從來遠矣唐世自趙人蜀隱
約數世至宋之盛而文公父子者出及其自蜀居婺
則光顯又累世當元之盛而君以生蓋上下不啻五
百餘年矣昔文公與二子至京也翰林歐陽修薦之
以故名大顯以其父子皆知名故時稱文公爲老蘇

余聞伯衡舉進士赴禮部君與俱行是時歐陽元在翰林亦亟稱揚之而一時復以昔時稱文公者爲君稱至今以爲美談也語曰莫爲之先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而弗傳豈謂是耶嗟乎蘇氏之澤蓋未艾也

瑯琊山人傳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滁州人也滁爲城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七八里范君世家滁瑯琊山人所爲號也初君之大

父酉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于時而時亦無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也首得滁君卽杖策謁軍門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所疑卽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立天下勢未定上命君爲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慮弗合于天心等語深契上心旣而上渡江取姑孰君以帥閩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維揚會姑孰闕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爲政居三年民

親愛之既去久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上既卽天子位銳意于稽古禮文命君爲翰林直學士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事去歲餘上念舊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頓首謝曰陛下之眷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力以事陛下每宴閒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爲樂君輒操觚揮翰先成以獻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樸而無華文亦類其爲人者乎尋遷起居注起居注者古左右史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于是其任益親密矣君適有足疾數在

告上卽傳旨令其善自愛又錫以安車俾其出入勿
與眾人同時人榮之或問范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
今君朝夕在天子左右爲侍從臣奈何用隱者之稱
爲稱乎君蹶然應之曰子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
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顧吾
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日天子倘矜憐之則首邱之
願可終遂矣是則山人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
可哉于是或者乃知其意所在云

太史氏曰余適滁登瑯琊山愛其林壑深美因問滁

父老以山所從得名或曰晉武帝平吳瑯琊王伧出
滁中故山因名瑯琊也或曰晉元帝之爲瑯琊王也
蓋嘗避地居此山用是得名以余論之伧雖出滁中
未嘗駐此山山何故因而名當元帝時中國亂元帝
將渡江故避居此後旣稱帝江表人故卽其故號爲
山名耳山上石壘遺迹尙存此其尤可驗者也及余
考地理書見其所載各不同而李清臣言瑯琊名甲
天下予故因論次范君事具著之于篇

趙賢母傳

賢母趙夫人徽姓葉氏婺之金華人也父曰謹翁用
儒學起家以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夫
人幼承家學習聞詩禮之訓懿聲淑譽蚤見稱嫻戚
間年及笄歸趙氏爲嗣滋字子潤之配趙氏宋秦悼
王之後也世有屬籍宋亡家日以微夫人爲趙氏婦
逮事其舅姑克盡婦道舅姑有不悅輒惶懼跼蹐若
無所容其身者而子潤純厚人也業醫常急于濟人
未嘗與人較財利用是其家益匱夫人處之恆裕如
營甘旨爲養曲盡其道舅姑不知家之爲貧也舅姑

之喪以貧故窀穸之事久未克舉夫人言及輒泣然
流涕不憚慟竟日亡何而子潤死夫人治喪無違禮
哀毀如不欲生子潤之死夫人年四十有七矣有子
四人曰古愚古怡古恆古忱而幼者猶在襁褓中夫
人承其夫遺命以教子爲先務躬績紡以易食以長
以育其子亦不知家之貧也且日蚤作治家事督諸
子就學夜必焚燭課誦讀至夜分不寐以爲常平昔
所聞嘉言善行每懇懇與諸子言之唯恐其不有成
也由是諸子皆重自奮厲植業砥行有聞于鄉邦而

古怡尤勇于爲義以善士稱于是趙氏自其高曾以下未葬者凡七喪夫人常爲古怡言若等藉祖宗之靈克有成立而先世遺魄猶未入土吾與若等情事之未伸天地間罪人也古怡乃奔走經營購得吉壤于北山夫容峰之原舉諸喪盡葬焉夫人曰若等今能成吾志吾無愧爲趙家婦卽死可以見宗祖地下矣夫人得年六十而卒旣卒而古怡兄弟益相敦睦家產日豐裕嘗異爨而食矣古怡曰不可兄弟一體耳有無不可異也乃復合食而同居焉鄉人曰趙氏

之尚義其賢母之教乎夫人卒今且十餘年鄉人之稱賢母者必曰趙氏趙氏云四子者古恆已卒四女皆適士族孫男四孫女四皆尚幼

左史王禕曰予聞長老言金華趙氏宋宗室異時常貴盛矣國亡家遂衰趙氏不亡如綫有節婦徐者實能再造其家而趙氏以有蓋再世而又得賢母焉是何趙氏閨門之多賢也傳曰配偶福之原也家之有福有不原于斯者乎余觀賢母善教其子若無甚難行者然夷考其行雖詩書所載何加焉以其可以軌

世範俗也故具著之于篇

宋瓚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瓚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
之教之也予既禮辭不獲則爲製其字曰仲圭而序
其說曰天下之器無不適于用也而用于宗廟之中
者爲貴宗廟之器均之爲貴也吾獨以瓚爲尤貴焉
是故祭莫先于裸也既裸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
所謂裸者實用鬱鬯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尊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

四璉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瓚爲尤貴矣然人徒知其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知圭以爲之柄所爲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于禮有圭瓚璋瓚之別而典瑞蓋曰裸圭有瓚春秋外傳亦以瓚爲鬯圭是則裸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辨其用與其實知瓚之爲尤貴也吾故配名於瓚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以爲尤貴可也而尤未免于可器也局于可器則雖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

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爲成德之君子矣詩不
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于爾瓚者不其在
此歟

金存字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予嘗疑其言爲過論夫人之與禽獸相去遠矣
天地之塞吾其體帥吾其氣仁義禮智以爲之性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爲之教而推其用至于位
天地育萬物而後已視夫羽毛鱗介羣羣焉而生逐

逐焉而死者相去顧不甚遠矣乎而以所謂存與不
存卽以人與禽獸相去爲不遠不亦過乎及吾久而
思之徵之于人驗之于已然後知孟子之言天下之
至論也何也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亦曰
存其所以爲人之道焉爾存之之道奈何全夫仁義
禮智之性而由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教而
已仁義禮智之性全于中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教由于外而欲吾身可與天地並立而無愧斯其
盡爲人之道焉苟弗能然則亦自遏其躬而已爾自

遇其躬者非天之與我者有歎也吾則自致之也是則名雖爲人實何異于禽獸哉其猶異于禽獸焉者圓首方趾而已爾被褐食粟而已爾吾故曰孟子此言天下之至論也吾友金德元之長子其名曰存而朋友復字之曰思存吾故推孟子之說以告之嗚呼存與不存間不容髮而相去之遠若此思存其尙知所警哉

戴琦字說

錢唐戴君德剛命其嗣子之名曰琦旣冠其執友高

則誠先生製其字曰景韓而其師胡龍臣先生屬予
細繹其字之之義予惟古人命名製字或因乎物或
因乎事旨各不同因乎物者孔鯉之類也因乎事者
鄭寤生之類也至于後世復有因其人以爲名字者
仲淹者王通之字范希文慕其人以之爲名焉亮者
諸葛孔明之名陶潛慕其人以之爲字焉是故名之
以紀其生字之以尊其名者古今之所重固不可苟
焉而已也今夫琦美玉之別稱而宋有大儒君子曰
魏國忠獻韓公實嘗以爲名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

朝咸有一德其豐功偉烈雖伊尹周公無以尙之今
戴生因其名以爲名豈不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顏何人也希之則是故居之而不讓歟
雖然慕其人而名其名將必倣其人而稱其名詩不
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人而不先哲之是倣而
欲其德之成業之就吾未之見也高先生之以景韓
字生也所以教生尊其尊賢其賢之意亦旣至矣生
其敬承之生質美而好學夫苟充其志而資之以無
倦強其力而至之以不止毋以先哲爲不可及而日

圖企及之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生其尙敬承之哉

續喜聞過說

人不能以無過也人而至于堯舜可謂至矣而猶或不能以無過焉况其學焉而未至者乎是故聖人未嘗以有過絕人而每以改過望于人蓋其忠恕之至也故嘗論之君子之過也非有意爲之也非有意于爲過故有過必思於速改然而君子之欲改過也其必先於知過已有過不能以自知也其必先于聞過過之在已常人所惡聞惡聞已過則人孰肯以告之

人之肯以其過告之者由己之喜于聞過也是故喜聞過則必樂於知過樂于知過則必不憚于改過過而能改則寡過矣過而能寡則可以至于無過矣無過非聖人不能也聖如堯舜而猶謂其不能以無過蓋甚言無過之不易能也嗚呼由聞過而知過由知過而改過由改過而寡過由寡過而無過此聖賢學問始終之序歟吾觀聖門弟子亦眾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學聖人之道者其於過行過言宜若鮮矣而喜聞過者惟仲由不貳過者惟顏子其故何哉

蓋仲由以勇顏子以仁惟勇也故喜聞于過而有過則決于速改惟仁也故其於私欲能止之于始萌絕之于未形不貳之于言行也不貳過則寡過之謂矣若仲由者雖未至于寡過夫既喜于聞過苟力行之於寡過乎何有嗚呼學者不有志于聖賢則已苟有志焉而庶幾自立于無過之地其必自仲由之喜聞過始矣溧水劉君彥肅有志於學者也所居之室題其額曰喜聞過曰吾朝夕以自厲也京口俞先生既演繹其義以爲說他日彥肅且復徵予言予因論其

大要發先生之所未及豈獨復于君庶亦以自厲云
爾作續喜聞過說

南稜先生行述

公諱炎澤字威仲姓王氏學者因其別號尊稱之曰
南稜先生維王氏世爲太原之邦人五季時有仕爲
節度使曰彥超者自會稽避地家于婺之義烏其後
遂爲義烏人所居鄉曰鳳林族大以衍世稱鳳林王
氏公十世祖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宋
三百年義烏第進士者自恩陽始八世祖從用七世

祖悅贈宣奉大夫二子曰永年曰喬年永年紹聖元年進士仕京師爲國子博士嘗定居于濟南終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是生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儔喬年不仕是生承奉郎濤光祿府君之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承奉府君之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餘以賞延入官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數運幹府君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誠祖衛道奕世載

德弗顯于時考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
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蔡之孫女通齋先
生由庚之女也公生于寶祐癸丑自幼岐嶷不凡稍
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旣乃肆力于聖賢之學蓋自
恩陽府君受業安定胡先生之門厥後累世皆顓門
爲儒淵源之傳旣有所本而通齋爲外大父學于徐
文清公僑文清考亭朱子門人也其風聲氣習之所
傳感發尤多矣公當運去物改之後窮居約處操行
益堅殊無仕進意開門授徒戶外之屨至無所容久

之部使者薦其行義乃起爲東陽常山兩縣儒學教
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皆以善教養得士譽居石
峽歲餘卽棄官而歸于是年已幾七十矣優游家林
日以經史自娛邴寒盛暑手不釋卷然常苦嗽疾至
順玉申八月十三日竟以不起享年八十公性端慤
狀貌偉然言語磊落如震雷驚霆傾豁洞達而見諸
行事平實正大又如青天白日無所隱蔽人莫不畏
服而敬信之於書無所不讀唯求通其大義爲學者
講說不支離穿鑿以爲精其文質直簡暢而理勝爲

主詩歌則忍沖澹而氣渾厚緣情託物一以寓之雅
不屑事雕刻藻繪以爲工也所著總二十卷曰南稜
類稿藏于家初進士府君無嗣爲之嗣者不克紹其
業更選于族人得公以爲子田廬俾公盡有之公固
辭曰夫爲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而
田廬或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隳者進士府君賢其
言卒成其志族黨素以是多之公娶傅氏先三十年
卒子男二人長良玉江浙鄉貢副榜進士爲衢州常
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俊傅亨孫

男四人裕禕補初皆業儒女一人適俞有慶公卒後其年十月日葬于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以傳氏祔嗚呼公葬既久而懸緯之石猶無文以刻流風餘範日就湮沒禕實懼焉是用疏其平生梗概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如右尙維有道德能文章者論次而褒顯之不朽之託庶幾有在云爾

謝君章行述

君章姓謝氏諱煥君章其字顛之寧都人祖諱復新父諱仁居皆隱德弗仕君章少好學長通儒術而長

于詩志倜儻尙氣節與人交不務爲苟合論議不肯
誦人下年二十有三挾所有遊京師京師賢士大夫
皆樂與之交居頃之一旦告所與游者曰吾無故而
心忽悸得無吾親或有故乎卽徑歸至家母果死君
章服喪盡哀旣免喪建昌府經歷清江彭君某聞君
章名遣幣馬迎之爲其子師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
嘗過彭君與君章話甚合盛稱道之未幾彭君死君
章不遠數千里護其喪以還旣而里居鬱鬱不樂乃
復游京師名譽益聞諸公間戶部司討答里麻君慕

君章之賢親執弟子禮居數歲意倦游又徑歸屏居
故廬若將終身焉今國子助教大梁黃君昭爲令于
廣之新會有政聲君章以事至其邑一見卽相契惜
君章之才不得試乃資而勸之又復游京師至是達
官要人多有知君章矣大都留守判官段君定僧首
闢館延君章君章與段君處凡七年段君所以爲君
章地者甚至旣以名力薦于殿中侍御史埜僊護都
君而集賢直學士始興麥公文貴復列其學行薦于
丞相太平公于是丞相方銳意收用天下人才埜僊

護都君以丞相子又樂推轂士父子間得君章喜甚
亟欲甄錄之會麥公有病君章感其知己躬視鬻藥
若子弟然因染疾反就寓舍遽不起至正九年二月
四日也得年四十有一段君爲具衣衾買棺以斂殯
于文明門外是歲六月其子高生適從君章之友南
豐張君烜來京師將奉柩以歸而貧無以爲資段君
爲出重賻而黃君復來謁選乃與張君及四明倪君
鉅共經紀之蓋倪君久交君章與張君皆勇于爲義
者高生賴之故克歸葬于其鄉君章娶黃氏子男二

人長卽高生次賢生君章之游京師也嘗有諸王召見君章君章見之引卮酒爲壽王坐飲不爲禮君章復引進酒曰王宗室重臣視一介布衣不啻草芥嚮之不禮于僕固宜然布衣以分則賤以道則尊故與王公實敵體然則王雖尊不宜于僕不爲禮也今王誠能致禮於僕則尊賢下士之名王有之矣王歎賞其言爲避席以飲授經郎臨川危君素嘗偕君章謁時貴危君謙退固讓不敢坐上坐君章笑曰吾布衣也貴賤之際無所嫌敢坐諸君右遂坐上坐無所訕

蓋君章平日豪俠自負類如此人用是多之然亦因是無所就以至于死亦可哀也已予因述其行而著于篇使世之人如有如君章而不得遂其志者其皆可慨也矣夫善于文者當必有所發揚使君章託以爲不朽幸矣

趙君行狀

君諱必璇字仲寶姓趙氏九世祖曰宋周恭肅王元儼建炎初其子孫隨蹕南渡有官至開府贈少保者譜軼其諱始來居蘭溪子孫遂爲今蘭溪州人高祖

諱不棄通奉大夫太乙宮使曾祖諱善素武經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祖諱汝鎬通春秋學授迪功郎充國史院檢閱累任州縣以練習法令中其選轉從政郎潭州司法參軍自司法而上既遠有屬籍且世以文章起家簪紱蟬聯極鄉閭之榮盛考諱崇晉承宋學淵源之懿鬱爲醇儒未及仕而國事已非乃隱德不耀有子三人君其次也君性警敏而量寬宏局度凝重循循退讓有古人風讀經史能通大義善于辭令終日言論亹亹不倦而談辯捷出如珠貫矢發皆

中倫理其分割是非商確成敗又如燭照數計而龜
卜莫或有遺聽者靡不厭服自幼爲祖母徐夫人所
鍾愛夫人年踰八十猶康強無恙君致養唯謹嘗寢
疾便穢手自浣滌奏圃常抱攜之夫人感其志行朝
夕以顙天而語人必嘉歎不已及夫人與考君相繼
歿君服喪哀毀窳窳之事力經紀之不以煩諸父昆
弟後家日饒裕歲時祭祀未嘗不追慕流涕痛親之
不待而奉養之不逮也君年壯盛時尚氣節爲人排
難解紛不遺餘力親戚里黨聚訟方殷君一言之頃

能使之忿釋怨消由是有構爭者往往不直于官而
唯君言是直同里蕭氏伯仲于君爲內外兄弟以分
財不均致訟賄賂盛行互結勢援君中立不阿左右
救援卒全其家來仕是州者賴君明達政體熟諳物
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而南行臺侍御史洛陽秦公
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晚歲乃專
事沈默務爲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
意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大饑貸細民粟適歲大祲
無所償次年有秋咸倍息徵之君歎曰比歲民阻飢

得免于流亡者十不二三今雖小稔忍卽重困之乎
凡貸于君者盡原其息爲粟九百石大盜逼境居民
逃避山谷間無賴之徒託名團結因事標掠事定皆
抵罪君凡所至必諭之禍福相率相化得遠于罪戾
者甚眾君平居撫族姻有惠接賓客有禮慶弔之儀
不廢于閭左鄉黨益以是多之其故第在州南更卽
舊址以建新宇將終老其間自號曰松坡人因以松
坡處士稱之焉初君少遭多難每以不及力學爲恨
常謂今逢時休明家幸給足苟不篤于教子何以迓

續先世之遺緒哉於是米鹽細故皆身任其勞而使
其子良恭專意于爲學受業鄉先生禮部郎中吳公
之門鉅儒鴻生如同郡待制柳公修撰張公博士胡
公及待制京兆杜公著作永嘉李公道由是州卽訪
館舍以款延之良恭益用是磨礱浸灌克有成立以
文學知名于時矣至正乙未之春君始感嗽疾久醫
弗效起居如常時一日忽語家人曰吾其逝矣卽起
盥手足整衣冠正身而坐問日早暮眾以夜漏方下
爲對君曰不及明矣良恭在旁雨泣告之曰死生之

理如晝夜然吾年幾七袞死亦何憾然吾家詩書之
澤垂三百年汝能以文學亢吾宗不啻足矣毋徒以
泣爲語訖氣息奄奄家人號呼良久復張目正視揮
手止之脩然而逝七月己丑也享年六十有九君娶
徐氏婦道母儀各盡其至子男一人卽良恭女三人
長適朱澹次蚤天次適龔泰孫男二人友直友諒女
四人長適潘倚餘在室君爲人操履端慤存心制行
要以不欺爲本有恩于人而無德色有善于己而不
自表暴故識與不識服其長者然其德充乎器智適

於材誠使推其所有出爲世用則其事功之建當有大過人者顧乃韜光自閤晦迹弗彰其所有者僅著於一鄉而不及庸顯於當世此知君者之所爲憾至其死生之際不惑如此則雖知君者固亦莫能究其所造也嗚呼若君者誠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矣良恭將以丁酉二月壬申奉柩葬于州南銅山鄉塢口之原謂其友王禕曰吾不肖不能立身行道以顯揚先人之令名而先人又生無爵位不登名于史冊大懼泯沒無所託以傳于後然墓宜有銘阡宜有表用

以昭揭其潛晦惟是志業行誼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子尙爲我序次而書之吾將有請于當世有道德能文之君子采擇而論撰焉禕不敢辭乃爲具疏其實如右

江夫人行述

夫人姓江氏諱愛世居于燕譜牒隆軼序系莫詳年十有七歸溫之永嘉陳氏爲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諱芹之配初國兵南伐通政府君之父自中爲宋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

拒守分水關執節以死伯父宜中爲宋右丞相兼樞
密使悼宗社之淪覆棄官浮海去不返通政府君與
其兄葭弟萍俱幼育于外家婺之蘭溪楊氏世祖皇
帝旣取宋命物色丞相子弟之留江南者楊氏乃以
通政府君兄弟歸于京師葭先卒萍寢長賜名輦眞
喫刺思事成宗爲榮祿大夫宣政使武宗尤眷遇之
特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仍以宣政使兼延慶使
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仁宗臨御之初司徒以
官一品推恩三代於是曾祖景彥贈中奉大夫祕書

卿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諡安惠祖春贈資德大夫集
賢學上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諡恭僖曾祖母王氏
祖母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司馬府君贈銀青榮
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母楊氏
封溫國太夫人初通政府君與司徒同侍上左右俱
被恩寵猶未及仕奉詔至蘭溪追復故業而不幸遽
以疾卒夫人所生子曰愛穆柯早以門功入備宿衛
受知于今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陞朝列大
夫副留守乃援著令命府君以今階官勳爵而夫人

從封潁川郡太君夫人幼秀慧能通孝經論語孟子
諸書大義事府君極恭謹府君既歿治喪無違禮撫
其孤既慈且嚴每謂陳氏故相門不可使廢學至鬻
簪珥爲貲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親戚無閒言平居
留意于梵典日誦金剛諸經既嫠居以靡他自誓因
斷髮爲比丘尼事聞宮掖賜名淨行俾祝釐內祠歲
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十一月疾作明年
五月疾革遂以某月某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
壽六十有三子男一人卽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爲

比邱尼居禁苑司徒之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己
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柩南還而已又明年二月日附
葬于蘭溪某鄉某原之兆先是夫人屬疾宮中問勞
甚厚乃至葬上命賜賻楮幣爲緡者五千中宮所賜
半之惟夫人生有淑德嬪于名閥遭值家難而能曲
盡婦道陳氏之不墜夫人實爲有功不宜無爵以昭
示于後嗣謹用纂述其梗概使立言君子得詳焉

元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公諱文彪字君采姓王氏系出太原其先祁人也唐

未有諱彥超者官爲節度使因避地居婺之義烏所
居鄉曰鳳林子孫蕃衍世稱鳳林王氏宋初有自鳳
林徙居金華郡城者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
公魯國生登政和二年進士奉議郎知湘陰縣贈太
師追封魏國公魏國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
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
尙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
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諡莊敏師古亦鄉貢進
士師德宣議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生四子其

第四子爲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汾實與丞相魯國
文定公淮爲從兄弟幹辦生二子其次子杓通判嚴
州實與魯齋先生文憲公柏爲三從兄弟通判公之
曾大父也大父偕父庠皇贈從仕郎建德路分水縣
尹母郭氏封恭人自通判仕嚴因家焉其後遂爲嚴
之建德人公資性穎粹幼篤學能通經史大義年十
六以選掌郡學錢穀尋見推擇補郡府吏繼選杭蘇
二郡杭守王仲溫名卿也器公爲人以遠大期之遇
以賓禮大德丁未杭城饑公理賑事所活數萬人用

薦者陞浙西憲府掾會有例憲掾南人不得用復吏
紹興貢舉法行就試不合又吏處州陞江浙行省理
問所令史延祐庚申出爲掾福建帥府用年勞上名
中書泰定丁卯授從仕郎温州路瑞安州判官役法
久弊公詢諸土俗咸謂義役爲可行卽爲第其富貧
均賦之民大稱便大府因諉公賦旁州平陽役不閱
月而畢其民稱便如瑞安二州役法皆久而不法杭
之鹽官海岸崩行省檄諸州遣官修治之公被役董
其役不踰期而事集宰臣察其廉能辟行省掾史其

所掌多重獄每抱其獄稟堂上有所疑議無不立決者別曹事務常兼領之投牒求仕者資其造就尤多元統甲戌除承務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贊佐守貳鈐束吏屬大小政務趨辦以期舉無缺失者其年朝廷遣官錄囚行郡國公爲平反冤獄得免死者十九人莫不稱其明允後至元庚辰遷贛州路總管府推官刑獄無重輕必究心爲窮竟平反者尤多凡經其讞議人自以不冤贛所屬二州八縣其民好鬪而健訟往往貧者殺子女以誣巨室富者養窮人爲親屬

殺以害仇家相習成風爲害滋甚公下令嚴禁之有
犯者無論情輕重悉坐死三年之間民用不敢犯習
俗丕變于是朝廷重更守令之選部使者交章舉公
堪其任至正丙戌除天臨路湘鄉州知州晉階奉議
大夫湘鄉界在大湖之表而鄰于溪洞其民頑悍素
號難治公至則一用禮義化之作爲教條約民與其
守又刻小學規程之書使家習而戶喻學校久廢乃
集俊秀子弟延名儒爲之師使肄業學中又新作禮
殿置雅樂聲名文物觀聽聿新州故別有義學學田

五百畝豪民占其田而屋亦壞公爲追積年之逋租而勸好義者更新之置師弟子員其體如州學士風翕然田政久不理大家與吏胥並緣爲奸利詭匿其稅額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閭左之民公爲括其實俾自陳毋有隱卽有隱沒田入官旣得其實乃定著于籍用爲賦役之差富貧以均民心悅服所在荒田募民有能耕墾者三年租稅勿有所與而境內無曠土塘池陂堰修築以時水旱不復能爲蓄矣先是隸夫邏卒持文書行村落間需求貨賄鷄犬不得寧又

民有冤詣官欲自訴者奸胥輒把持之或嗾無賴之徒誣人以非罪公灼知其情痛繩以法且禁在官之人悉不得下鄉凡以訟至庭中者是非曲直立爲辯決鉤深索隱洞中其肯綮而原情制罪一本乎寬恕民有鄧辛者以造僞鈔繫獄公鞫之初無左驗也破械釋之有胡正者告其姪不率教撻之因縊死公驗視之其死非縊實正踢中其腎致死也當正以本罪有譚公保者二歲而孤家產蓄貲盡占于叔父公諭以理卽以還公保有唐用者以養女嫁陳福爲贅壻

因勒福爲奴福不服則誣以他罪公問之得實俾福引妻歸本家有豪胥以女許嫁王必忠旣乃悔之歲久不成婚必忠以愬公命依中人家禮納其幣當日卽成婚豪民陳清素武斷鄉曲握持官府事家貲累鉅萬復眾募奸人僞造鈔其家久輒殺其人以滅口陰結大官爲勢援所爲不法人莫敢誰何公發其罪惡父子皆坐死仍籍其家而還其所占土田于民大抵公之聽訟斷獄無問事輕重當避嫌苟得其情片言以決一日坐廳事有牛突入膝跪而淚墮公語之

曰若有冤乎苟有冤若第往乃令人踵之往牛至屠
家而止得私屠牛者痛懲之以已貲贖其牛而申嚴
私宰之令咸謂公有神明之政矣會鄰郡武岡寶慶
徭獠反朝廷連歲用兵討之軍旅使客皆道經是州
公督運糧餉十餘萬石營辦軍器亦以鉅萬計州非
驛道無傳置且舟楫不通轉輸供億之費悉資于民
公賦之有方不擾而事集不足捐以俸錢三千緡俸
助之故民雖勞而不怨大軍之討賊也不能習知山
川之巖險以故持久無成功公募凡敢勇諳武藝習

知谿洞形勢者助官軍戰數有功復令大家集民兵
阨塞之處戍守之民恃以爲安著令民有鰥寡孤獨
者居以養濟院而院廢甚公旣重爲飭治又新作捕
盜司及賓館迎恩亭而神祠佛刹所當理者亦爲之
新又定勝廣濟虞塘三石橋悉繕完之其役尤鉅由
公使民義故民樂於趨事而赴功土俗拘陰陽家說
親死或三四世不葬公與民約限六十日皆就葬不
葬者以不孝論宿柩得入土者二千餘有客死其州
構槨不能葬者則爲擇地以瘞之賜高年帛必手選

厚繪面授之俾受實惠焉公在湘鄉三年信義旣明
威惠並著教洽化孚變爲禮讓之俗倡優屏迹道無
行丐之人兇頑之徒更相教戒習爲善良曰吾苟爲
不善何面目見王公耶龔珏有隱德仇演有孝行皆
表聞于朝雨暘風火有禱卽應又數有芝草之瑞入
其境民情舒以和有熙熙之風焉于是治行於湖南
諸郡最以年七十致其事士民相與告大府願留公
毋行日千餘鏹屬于道塗憲帥二府咸止公必竢乃
可去公爲之勉留明年庚寅力辭而歸民庶攀留填

塞道路號泣而別相率立公生祠三十餘所又編大
夫士所頌歌鍤于梓爲甘棠集列人民所慕思鐫于
石爲遺愛碑公旣東歸日徜徉于家林適時多艱行
省承制起公攝建德路總管府治中敦迫就職不容
辭避而有攝郡守者方專權自用勢不相下則構危
言以中公賴省臣辨其誣事遂解而公竟以疾卒于
杭之寓舍朝廷除公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命
下而公不及待矣公生于至元戊寅二月十九日卒
于至正癸巳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六以其月二

十七日歸葬建德縣西青山之原公狀貌魁梧衣冠
偉然剛正之氣動形于辭色遇人待物一以誠敬無
少間節操廉介門無私謁在湘鄉時有二官塘漁利
歸于州守公曰官利乃可私用邪斥去不受故談者
謂其如朱絲之直玉壺之清家居奉祭祀悉遵朱氏
家禮事其母備極孝道教其子皆有學有文公元配
方氏封恭人子男八人淵用止善建中壽康尙雄女
五人適姚至能吳昇齊唐卿姚昂朱元澤馬元達孫
男十四人穡稠穆秉廩積穀穎穠穉秩穉種程女九

人惟公生于文獻之家夙以材自見拾級而陞爰有
祿仕能名異績所至著聞晚乃專任民社之寄克以
所學施于有政觀其化民成俗本乎禮義以爲治雖
古循吏如文翁之治蜀韓延壽之治渤海何以尙之
公歿且葬而世系官代治行之詳未及有所登載建
中以告禕曰先人之所不朽者維文字是託失今弗
圖恐遂湮沒豈無他人以惟子也屬禕不敢辭乃摭
其實具書之庸竢述作之家採擇而論次焉

故參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
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
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
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縣令琿琿
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祖也祖諱堂
妣李氏考諱鉦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
郎妣趙氏公生有奇質讀書過目卽成誦員外府君
早歲宦游京師公甫十歲而李夫人與趙夫人相繼
歿公侍大父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

以進下筆爲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員外
府君仕高麗乃往候焉居久之員外府君捐館舍而
繼母實生弟海年尙幼公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
棄諸孤萬里外今吾奉柩南還爾其留此以事母他
日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
父老語之曰此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
風雨至巖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此其孝感所
致云旣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
兵謀醫藥術數卜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于醫尤

精常曰窮而在下者不能及物唯醫可能濟人耳乃
建藥肆市中有以疾病來告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
也至正壬辰江淮倣擾盜賊蔓延閩浙間由建之浦
城松溪入龍泉公歎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民無所
賴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爲守禦計而結寨于湖山
於是處州境內民相挺爲盜江浙行省調萬戶石抹
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歡如平生石
抹公喜曰吾事濟矣胡公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
不足平也卽檄屬縣募壯士爲軍十日間得數千軍

于竹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誑誤故爲亂棄
仗卽仍爲良民耳賊中傳相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
我盍歸之盡燬器械相率肉袒來請罪公一緩之以
恩餘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石抹公還臨海公亦
歸隱于湖山三月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
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討之道由處州辟公計
事公與語意合軍事請公參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
民今溫城叛者止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
民何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辯士入城說

其黨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討大兵四集旦夕卽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爲爲賊守自取作齧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卽加兵若等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苟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矣其黨聞語已咸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旦暮鬼耳今乃蒙將軍開生路敢不唯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降温城瀕海民以漁爲業是時城閉者三月民貧甚公卽請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爲之更除歡聲載道曰吾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恩寧普公

欲列公功以聞于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爲知己得效寸尺志願足矣何以功爲旣而恩寧普公以行省參政總兵番易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委之信任之者益至歲丙申六月青田潘惟賢華仲賢聚衆爲亂聲言攻龍泉縣長吏聞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先生毅與門弟子集義兵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語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爲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于青田

而麗水之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黃村
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無籍之民盡爲賊勢連結
不可遏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
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旣至卽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
兵以討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十一月又平浮雲
歲戊戌正月白巖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平八月移
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敵公
望見笑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卽殄
滅今日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

以奇兵左右翼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
戰賊三面受擊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
友元梟之乘勢直擣大社周天覺降乃班師歲己亥
秋以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潘惟賢兄弟以降于
是處之境內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浙東衢婺旣
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今上皇帝
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閒道取處州石抹公出
戰敗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
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

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
治兵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
家則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
身見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上素聞公名驛召至
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上日
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上未嘗不稱善也歲庚子
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二城以衛京師工不煩
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
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上平江西命公以

親軍指揮領兵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婺守將旣被
害而處城亦爲其所據上命公以所部兵馳還復處
城北至城已復卽除公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之亂往往竊發公隨
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于是守兵猶單寡公募之
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素受其
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浙東鹽而有司十
分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從之販者迺
通軍用以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

犯東陽平章李公擊卻之公引兵去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諸暨不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暨三十里五指巖下別築一城不旬日而城樓櫓壕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議別爲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上歎賞不已已而浙西將李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迺引去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廬茨地接閩境人素獷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爲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逋誅之徒悉就殄

滅人咸快之歲甲辰秋温州方明善取平陽時平陽
已爲我所有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
領大軍攻温州明善窘蹙乃與其叔國珍議納歲貢
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乃入覲上欲遂柄用之公
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效時上旣卽王位乃除
公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上諭之曰侯閩
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春福建陳有定來寇
邊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
陽二縣亦俱下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

差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
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恐盡率精銳來圍我
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甚相禮
待公因具道主上神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
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撼之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
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州得年五十有二訃聞上
痛悼不已遣使卽其家祭之命中書議加卹典追封
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
公天資穎拔智識絕人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

弗精詣者性倜儻好施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橐以餽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僇一卒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爲立祠以祀之公元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今爲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司事次曰杞女一人適同里章存厚繼室楊氏故申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也公旣歿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像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旣取閩俘有定至京上命楨齎其肉以祭公禱辱與

公交二十年知其爲人學贍而才裕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及有所樹立及旣結知眞主席幾有以自見於事功矣而昊天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爲豈非其命也夫公當定諡於奉常立傳于國史而勒銘于神道然行狀久未克爲於是楨來以爲請誼不得辭謹爲攬摭其平生大凡而是書之雖於公之穎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者矣

王忠文公集卷十九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陳仲晉哀辭

仲晉陳氏諱潛仲晉其字也其先趙州普甯人五世
祖忠私諡茂行先生四世祖安贈資德大夫在金皆
不仕入國朝至忠定公天祐文忠公天祥兄弟而仕
乃顯忠定仲晉曾大父也大父夔芍陂屯田萬戶父
思讓晦德不耀而從父思謙今爲淮西肅政廉訪使
自屯田官于衢因留居焉故仲晉今家衢之龍游仲

晉少英俊讀書善記誦年十九用例入國子學爲弟子員既滿年積分入優等當釋褐授官會丞相廣平王開監修國史府仲晉見推擇爲掾史及王罷相遷掾史宣政院亡何宰相聞其才擢中書省掾史著令凡以布衣爲一品府掾者悉歷九十月得七品官或轉而掾中書出身卽得官六品于是仲晉歷月已通及八十不幸遽得疾死其死以至正十年某月日得年三十有七先是仲晉在宣政從帝師至五臺山風土不宜因感羸疾明年入京師扈駕上京往來勞勩

感疾益深既還京師疾少閒宰臣趨起治事而仲晉
所掌有重獄獄成抱具獄稟堂上自朝及夕力不能
堪歸就寓舍疾增劇遂以不起仲晉操廉介家素貧
又久病既死囊無留貲中書援故事給錢爲賻同舍
生又相與合錢始克買棺以斂而返柩南方嗚呼是
可哀也已始予識仲晉錢唐一見如平生歡厥後同
客京師情好尤篤每相見輒竟日談論傾盡底裏誼
若骨肉然然仲晉爲人倜儻不立崖岸其與人交皆
然非于予獨然也今年春予將南還往別仲晉怪其

形神消耗已甚爲之怵然心固憂其必死南還未幾
則聞仲晉果死矣夫以仲晉之才之美使有所就以
行其志固亦何媿而天者使之止于若此嗚呼是誠
可哀也已仲晉無丈夫子有弟濬仲深亦與予善因
爲哀辭以寄予哀以慰仲晉且遣仲深云詞曰
噫嗟仲晉歸來兮衢之上水清土且溫子家三世居
此兮有屋并有墳有親在堂望子顯榮兮及其身子
今死矣孰繼爾後奉二親人孰不有死兮哀子之死
良可歎爾居甚良兮九軌之涂摧爾轅爾壁有藉兮

裼襲既備乃棄捐方鬯而享遽闕以折兮彼天胡不
仁匪天不仁兮窮達壽夭繫于命宰臣卹爾友朋念
爾贈金孔多兮返子之柩衢之濱子宜有知兮順爾
之命心無冤噫嗟仲晉歸來兮爾家有屋有墳安爾
神

王處士哀辭

遂昌有隱君子曰樂天處士王君鑑翁字子明性資
粹夷風裁雋茂外冲遜而無累內淵廓而有容秉操
尚乎剛貞殖學務于敦實蓄志蘊業弗徇于功名闕

蹟銷聲甘老於邱壑終始一節蔚乎可觀初君之大
父嘗創義塾淑其里閭仁厚之澤流行無斁及君益
繼先志務推惠利以及一鄉凡鄉之人服其言行事
有不斷必求直于君得其片言無不悔愧母氏遭疾
藥弗能效君露禱北辰刲股和糜而進之疾以遂瘳
幼失所怙季兄教育之甚至君事之猶事父也其孝
友著于家庭信義化于鄉里大抵此類夷考其行可
謂有德之君子已君之卒也二子滋浚能以禮葬太
史宋濂氏實爲之銘而浚復徵言于禕惟昔眉山蘇

明允卒其子軾轍既請銘于歐陽公又屬其友曾公
鞏爲之詞曰銘以納之壙中詞以表之墓上也禱於
浚爲友誼弗敢讓乃爲詞以哀之其世系行業之詳
已具于銘者弗復道也詞曰

括蒼之山沓嶂複嶺摩蒼穹蜿蜒磅礴孕靈蓄和粹
以融抽英拔精良金勁鐵礦在鎔少微垂象晶采霍
翕上下通光氣膠葛厥生偉人居其中猗處士君產
才甚嫻器甚豐神完志暢維內剛直外謙沖抑遏不
振匪世不用時不逢閔全葆真以樂其天樂其窮既

孝以友旣信以義達家邦是亦爲政豈必智名并勇
功繫古之人大邱少室將無同軌世範俗庶幾永遠
承休風期頤未迄胡爲一疾遽長終嗟鄉之人懷仁
戀德誰適從白雲寥寥青山寂寂儀刑空嗚呼悲乎
詞不多薦哀恫

汪元明哀辭

嗚呼元明諱祀汪姓世居金華予友也年四十有八
不幸以至正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得疾死元明長予
十七年予年十九時識元明一見卽定爲忘年交時

予方銳于爲文元明輒語之曰以子之才當有所就然涵養之功未至文不可以徒爲予竊心服其言而不能從也自從予出走四方不及與元明常相會卽會則必彼此以文字絜長較短各盡言乃已於是予將藉元明爲益友以底于成而孰謂其遽止於斯也嗚呼予觀士之窮無如元明矣元明幼孤貧無以自存異流賤技業之以爲食旣乃重自激厲刻苦問學業成遂開門授徒用其束修之人爲歲計而其弟貧尤甚元明有所入必分給之且身爲邢氏贅婿邢氏

之老皆仰之食平居餐粥或不繼而元明處之常晏
然既死家無一錢凡棺與葬事皆朋友事之有男生
始再期朋友又爲賣其所有山得錢買田五畝畀其
妻以爲贍嗚呼士之窮無有如吾元明者矣始元明
受經于文懿許先生人固已知元明其後復奉書贄
今侍講黃公故修撰張公而游其門及待制余公持
憲節浙東見元明所爲文尤加獎譽由是元明名聞
薦紳間求文者多之元明而元明亦喜于自見因以
發其素所蘊蓄然亦頗用是自負與人辨論必如其

說乃已稍不合則形諸色辭而其所以自負者人或
莫能知也蓋維其修之勤故其文有以著於人見之
確故其說無以詘於人人之知元明者望之甚重而
孰謂其遽止於斯也嗚呼士之窮無如元明而能卓
然自立以表見于世亦無如元明矣予旣傷元明之
窮于前又懼其泯沒于後也作辭以哀之辭曰
維窮則亨兮天理之常何君之生兮乃卒于窮伊世
之人兮莫不有逢官爵榮顯兮寶物又豐車馬眾多
兮食有牛羊姬侍列屋兮子孫滿堂雍容歡忻兮旣

壽且康彼何人斯兮享茲福慶何君之窮兮曾不少
亨妻孥飢餓兮腹或不充志願坎壈兮終身遑遑曰
道爲華兮學以爲榮文章孔有兮又有名聲身則雖
窮兮其存者長卽此較彼兮彼有糝糠造物之施兮
孰謂不平嗚呼哀哉兮君則旣亡朋友遲君兮嗟君
不揚交游零落兮我將焉從雙溪之水兮其流湯湯
人之思君兮曷其有忘

衛處士誄詞

維至正十四年四月九日華亭衛處士諱德嘉字立

禮卒享年六十有八以卒之月二十九日葬集賢鄉
余山之原處士之卒也先一月語其二子曰死生晝
夜之道吾所素聞四月九日之夕吾其逝矣已而果
然鄉里之人無賢不肖皆爲之咨嗟流涕曰處士厚
德之君子也今亡矣乎蓋處士生于名家負其淑質
有溫恭之德有周通之才而重自葆悶不樂仕進初
左丞郝公嘗見推擇辟充從事宜慰羅公復加薦舉
署儒學官皆以養親辭不就厥後都水任公其外舅
也俾居列曹掾則曰仕而得祿以爲養也今吾親已

矣猶爲是乎於是蘊材懷德不復施用躬其文獻上
趾美於先世充其基業下垂裕于後昆善始善終隱
然爲鄉邦之望孔子所謂吉人孟子所謂善士處士
有之嗚呼如處士者其誠厚德之君子矣處士生旣
不有爵位歿苟無以振其幽爲善之徒將曷知勸是
用序述其私爲之誄焉詞曰

衛以國氏其宗蟬聯華亭之支由汴來遷始遷伊誰
自宋建炎其諱曰僑實爲王官子曰宗武繼踵高騫
躋階朝散分符外藩朝散有子是之謂謙象數之學

造于微元際今熙朝世祿益延別駕永嘉仍有譽聞
衍休委祉承乏宜賢是生處士餘慶之綿猗歟處士
毓秀名門厚質岐嶷淑姿粹醇六藝之書百氏之言
咀其英華闡其根源旁搜博覽既肆以涵不託詞章
巧爲雕鐫反諸其身厥德乃完內方以正敬而能嚴
外和而周弗徇以偏無瑕之玉匪刻匪剗至和之音
不懣不憇推之于家有倫粲然孝以事親敬以奉先
晨昏溫清時其旨甘歲時祭祀哀思致虔夫婦之際
閨門之間肅焉如賓執禮不愆友于二季篤其愛恩

鞠育從子教之成人益廣厥施以庇宗姻又推于鄉
惠澤維均適時洊留大札大禋不遺餘力以恤厄躋
穆乎其義藹乎其仁仁風義聲洋洋以傳撼于鄉邦
薰襲里廛維是處士維德之純禋身操行勉勉循循
不愧于天無歉于心萬室之邑同所觀瞻視如著龜
如邦之翰善類所依謂將百年儵其淪亡孰不痛酸
嗚呼哀哉君子之德自昔爲難而況于今俗偷益儇
夸毗成習奪利攘權不有君子孰矯而敦嗚呼處士
三代之民今則已矣休徽曷泯誅行謀諡古道所遵

私述梗槩我言用陳凡百同志尙鑒斯文

務光先生張君誄詞

古之君子出而用世則天下被兼善之澤處而立言則後世蒙嘉惠之私其操雖殊其志則一皆所以究心而信道及物以爲仁者也有若臨海務光先生張君殖學厚深秉志貞亮攬儒林之英秀擥藝圃之芳華自其壯年有意當世會詔求直言時丁多故爰采家國之利病酌古今之權宜撰爲政事書將詣于朝廷獻諸君宰而事不果行志弗能究遂乃居鄉闡教

開門授徒執業者皆英才講經者無虛日蓋其學術
一本於伊洛而上達于洙泗純而不雜信而有徵于
是推其躬行心得之緒餘託諸毫分縷析之章句所
著有言志錄六藝編世運略等書凡三十八篇皆辨
理精詳論事明暢鄙王通續經之僭陋揚雄守元之
譏誠足以自成一家永垂千載者也嗚呼先生執德
不回雖齟齬於當世而立言不朽實惠利於後來謂
其無愧于古君子非歟維昔學士大夫之歿禮貴飭
終請諡謀誅厥有彝典先生之卒學者既因其所自

號稱之曰務光而誅未有辭無以較實揚徽在禮爲
闕是用追述而補陳之其辭曰

嗚呼先生實古君子制心維敬飭身維禮學苑揚翹
儒林振鞞卓操世模貞猷俗軌志雖當世義甯苟仕
鎗采弗耀韜鋒自骸鄉邦歸重君公遜媿有來學徒
教被時雨業崇六藝術廣百氏爰茂道譽益隆德履
理繇意融行自躬體推其緒餘託以言語擴摭遺經
羅網軼史發摭祕要抉剔微旨著爲羣書尸列門峙
絕編雖歎續經非儼勒成一家垂示千禩先哲是迓

後聖其俟嗚呼先生厥就愈偉嗟世之人其孰無死
死有不朽立言之躋令聞長世其曷窮已嗚呼先生
今則已矣易簣全歸蓋棺正斃儀刑旋逝嘉惠猶侈
後生晚出將孰憑倚藹焉教思匪文無紀以濯其潛
以焯其煒庶無愧辭敬薦哀誄

諭龍文

東陽縣西鄙有石潭在崇山上相傳有龍居焉凡虵
虺鼃龜蜥蜴之出其間者人皆謂爲龍也至正十三
年夏大旱縣民相與詣潭下祈焉有頃而龍見旣見

而不雨自若也烏傷王禕曰物之有知者宜莫靈于
龍龍之靈爲其能雨也龍弗能雨則失其職無取其
爲靈矣予哀斯民之無所訴而龍之失職莫之靈爲
可罪也爲文使投諸潭以諭之龍如有知其尙有激
也文曰

維民之生兮命縣于天天之生民兮食以爲先雨澤
或時兮歲乃有年年之弗登兮民食則艱今茲之旱
兮誰實使然我究厥繇兮豈龍之愆伊龍之靈兮神
變化乎元間憑陵乎八區兮奮迅乎九淵飛廉爲御

兮挾豐隆使後先雨天下曾不崇朝兮功莫可以名
言今茲之旱兮寧爾龍之弗聞雖聞而不雨兮亦獨
何心芄芃者苗兮徧于郊原民口嗷嗷兮食之所存
枯槁就盡兮日化爲塵大命近止兮哀我斯民上帝
好生兮冒下維仁至仁所被兮生意畢臻天札疾癘
兮詎輒加此下人爾龍胡爲兮視民如寃逆拒帝命
兮使壅闕而弗申以忍自持兮怠以自安赫赫上帝
兮厥鑒孔明如或知爾兮將大罰于必行天怒人怨
兮叢于爾身爾龍誠靈兮盍悔于今